

民国武侠·北派经典

(插图版)

【郑证因 著】

鹰

爪王

卷二

全六卷

张庆捷◎校点 杨苇◎插图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民国武侠
北派经典
插图版



鹰爪王

郑证因 著
张庆捷 校点
杨苇 插图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四十一回	帮匪舟袭鹰爪王小试降龙手	383
第四十二回	江干小憩夏侯英大闹望江楼	392
第四十三回	寄柬留名胡香主乔装术士	402
第四十四回	淫孀迹地理图被诱迷途	414
第四十五回	假公济私凤尾帮二匪火拼	424
第四十六回	施恩市惠探匪巢弄巧成拙	431
第四十七回	荒江午夜分水关突现侠踪	440
第四十八回	铁掌轻挥 群魔敛迹	449
第四十九回	脱匪困夏侯英逢三侠	457
第五十回	缉贼踪鹰爪王夜斗双煞	468
第五十一回	西川双煞设青竹桩	476
第五十二回	挥刃拒敌义聚石佛洞	485
第五十三回	秦中三鸟盗镖试身手	495
第五十四回	妙手仙猿暗用测天尺	505
第五十五回	伍宗义杆棒斗群贼	514
第五十六回	矮金刚初会侯天惠	522
第五十七回	虬龙棒巧破锁口鞭	532
第五十八回	护珍匣柬慰两镖客	541

第五十九回	蹊迹跟踪侠心戏三昧	551
第六十回	抽梁换柱智斗绿林人	558
第六十一回	矮金刚河堤戏双寇	566
第六十二回	金刀僧栖鹤寺逞凶	577
第六十三回	秦中三鸟卷土重来	585
第六十四回	再挫贼锋两番定计	593
第六十五回	施毒手药酒困群雄	602
第六十六回	较轻功巨盗终受辱	611
第六十七回	追云手雁荡再现侠踪	620
第六十八回	索伏桩火灵针晴空作祟	631
第六十九回	走绝壁鹰爪王悬崖试身手	640
第七十回	追盗迹堡主初会小龙王	649
第七十一回	午夜探贼巢鹰爪王暗勘船坞	657
第七十二回	洪波除水兽追云手义救奇童	666
第七十三回	世族叹陵夷隐迹江村权避祸	675
第七十四回	深宵谈往事老姬挥泪拖孤儿	684
第七十五回	异质本天生稚虎凌波探虎穴	693
第七十六回	破伏挥利剑双侠初次闯竹城	701
第七十七回	盗窟殖渔盐层层设伏迷方阵	710
第七十八回	九宫迷方阵步步危机	718
第七十九回	分水关救江杰深宵追盗艇	726
第八十回	用火攻双侠闯众伏	735
第八十一回	双侠犯险福寿堂再遇女屠户	747
第八十二回	淫孀遭严谴香主振帮规	756

第四十一回 帮匪舟袭鹰爪王小试降龙手

鹰爪王率甘忠、甘孝，驶叶扁舟，飞驶江心；匪党狡诈，竟用金蝉脱壳计脱身。鹰爪王已识破诡计，便随即低声向身旁的甘氏弟兄们道：“怎样？果不出我所料吧！匪党竟跟我们暗较量上手段，我们倒要看看匪党的手段怎样高法！”随即喝令船家，赶紧拨转船头，要追那只才过去的快船。船家听了不禁皱眉道：“客人，您这是怎么回事？您可得讲个明白，我们这么行东忽西的，没有准方向，我们可不会这么使船。并且不怕爷台您生气的话，就像方才那么追赶人家那只风船，就不大合适。长江一带的船帮情形，您大约也有个耳闻，这种船帮不是轻易招惹的。我们这种渔船是跟他们客船不同帮，所以还可以由着爷台。不过您老到了地方下船走了，我们的船可离不开水面上。真要是过于开罪了他们，我们往后就不易再在这一带码头上立脚了。”鹰爪王忙道：“船家不要啰嗦，你照着我们的话办；不仅船钱加倍，有了意外的损失，全由我们负担，现在由不得你了。你趁早别误我们的事，误了我们的事，你担不起。”管船的想了想，他们不离开船，说什么也不听，自己一点办法没有，索性豁着去了。立即拨转船头，向港汉子外驶来。

这时竟自起了夜风，掀的水面上起了波涛。鹰爪王查看江面上四下静荡荡的，没有别的声音，只有“飐飐”的风声，和风吹水浪，浪打船身。在星月微光之下，水面上被船冲起两道水花，再找那只船已没有踪迹。

甘孝道：“堡主，我看那匪徒或许已知您是清风堡堡主，不可轻侮，他们故意的折向来路逃去。若不然那船又没有风帆，何致这么一会儿就逃得无影无踪？”鹰爪王略沉吟向甘孝道：“你估料倒也有理，不过你是过于看轻了匪党。他们这种狂妄匪徒，焉肯就这么甘服？我看他们不至于不肯逃走，还怕另有什么阴谋。好在这次我是故意引逗露相，好从中探查他的巢穴。”说话间，鹰爪王带甘忠、甘孝走进船中，略事歇息。

甘忠给堡主倒上一盏茶，师徒谈论起凤尾帮这班党羽全是作恶为非惯了的，全都是憨不畏法，将来绝难在江湖上立足。正说着话，那船头上守望的夏侯英匆匆走进来，道：“堡主，你快来看，这些船来的路道只怕不对！”鹰爪王和甘忠、甘孝匆匆出船，夏侯英用手往前面一指，道：“你看那江面上。”鹰爪王拢目光往前看时，只见影影绰绰是三只，逆流如飞而来。船走的是逆流顺风，依然很快，船头的浪花冲起多高。鹰爪王嘱咐甘忠、甘孝要多加小心，不要大意。这时再看来船，走成了品字形，头里两只船并行，中间隔开有一丈五六。稍后，当中一只船，离着前两只船有两丈左右。鹰爪王喝声：“好阴毒的匪帮！我要叫你们这班鼠辈得了志，我枉称淮上大侠了。”

管船的一看来船的情形不对，遂高喊道：“来船往边上贴，我们这顺水船可收不住势。嘿！管船的，怎么装听不见呢？喂！说好的你不懂，你们这是跟师娘学的使船啊！”但是任凭怎么叫喊，来船总不理睬。管船的只好往左推舵，叫船头往右拨头。哪知这里往右拨头，来船是故意的也把舵推往右拨头，是诚心想往这渔船撞。这次渔船连管船的带水手全惊叫起来，管船的叫道：“爷台，这回送了我们忤逆不孝了！这来的三只风船，用品字形是想把我们连船带人一块毁！这是用前边两只船夹着往一处挤着撞，后边那只是容前面两只挤上，从后边向船尾一撞。咱们这么小的船身，不散了也得撞裂了，顶轻了也得被它撞沉了。”

当时船家水手吓得面如土色。鹰爪王哈哈一笑道：“管船的，你也太没见过什么了！俗语说得好：‘该着河里死，江里淹不煞，死生由命，富贵在天’。这算的了什么？他们想毁咱，未必那么如的了意吧！”当下船

家也顾不得再管别的，自己想自己逃命的法子要紧。鹰爪王来到船头，看了看江面上形势，急向这身旁侍立的甘忠、甘孝问道：“你们两个人谁带着暗器了？”甘忠答道：“我的三棱镖和他的袖箭全现成，您老用什么？”鹰爪王道：“连镖囊给我。”甘忠赶紧把镖囊摘下来，递了过来，鹰爪王跨在右肩头左肋下。当下也不过刹那之间，鹰爪王立刻回头向船家招呼道：“管船的，把心神放稳了，不用害怕。有老夫在，尚还保得我们全船性命。”叫管船的往里拢舵，船头往外展，把风篷落了。

那管船的有些迟疑错愕，对于鹰爪王的话听着不大明白是什么意思。事机危迫，不能稍缓，鹰爪王遂厉声道：“要命想活着，赶紧按我的话照办，敢背我言，是自寻死路！”说到这，立刻脚尖一点船头，施展轻功绝技“蜻蜓三抄水，燕子飞云纵”的功夫。身形如巨鸟腾空，向来船右首那边扑去。但见他身形往那船头上一落，一个旱地拔葱竟蹿上桅杆。单臂捋住了桅顶子，用右掌把那风篷的绳子全捋断。这架兜满风的船篷，“噗噜”的竟自猛落下去。船上的匪党一阵哗噪，鹰爪王仍然盘在桅杆上。这时那两只风船竟又蹿到头里，自己那只渔船已然斜着往外拨头。

鹰爪王向下望了望，见着脚的这只船上，水手们虽是哗噪，可是并没有主持之人。鹰爪王哪把他们放在心上？看了那两只船，虽则蹿在头里，可是酌量着镖的力量，还够的上。遂运足了腕力，抖手一镖，照着那第一只船桅打去。一点寒星，“砰”的一声竟把这船系篷的绳子穿断，风篷也随着落下来。来船是顺风逆流，走得越快，浪的水力越大。这种猛落风篷，其势极险，逆水的力大。这只船“咻”的打了横，被浪冲得船舱上全是水。

就在同时，那第二只船桅篷也被打落，两只船挤在一处，立刻停在江心。鹰爪王在船桅上一声长啸，在这种风涛的深夜，好似巫峡里鹤唳猿啼，随向自己那船高呼声：“抛锚！”

甘忠、甘孝和夏侯英虽说知道堡主为淮阳派掌门人，究竟这种水面上不比陆地，一切全受牵制。船才跟匪船错一头，已令管风篷的水手把风篷往偏处扯了一扯，风篷行船，极灵！船行稍慢。就在这一勒的当

儿，堡主已然得手。听得堡主高喊停船抛锚，夏侯英更较水手们手快，立刻把锚抓起，“扑通”一声抛下锚头，渐渐把船停住，只是这小船离开还有三丈左右。再看匪船，堡主已落在最后这条匪船上，巍然站在船头，面向着舱口。

鹰爪王既破了贼党的狡计，怎还不退下来呢？其实鹰爪王是另有打算。知道这班匪党恃有援兵，定敢再接再厉的跟自己较量。他们未必准想要自己的命，可是自己也不能过下毒手。因为既然已来到匪帮老巢的切近，指日间就能与他们龙头帮主一决输赢，那时两派才能分存亡荣辱。此时若是多杀一名帮匪，就是入虎穴时多树一个强敌，故此应付这班匪党，颇费周章。鹰爪王要想杀戮他们，不过一举手之劳，可是绝不肯太下毒手。鹰爪王可知道，不离开水面，绝不算完，还是得把这场事解决了。遂看准了他们最后的这只船是主船，立刻落到船面上。当时鹰爪王在船头上一落，只见从船舱中“嗖”的蹿出一人，脚尖一点船板，蹿入水中。只这一瞥之时，见蹿入水中这匪徒，好似在哪里见过，一时想他不起来。跟着从舱中又蹿出两个匪徒，一个三旬左右，一个二十上下，全是短衣襟小打扮，手中倒是没带兵刃。出得舱来，向鹰爪王道：“老头儿，你是哪道的朋友？江面上行船，如何把我们的船篷拆落？你大概是飘子钱的老合，想在这趟线上开爬吧？”鹰爪王巍然站在那，冷笑一声道：“朋友，别跟我王道隆弄这一套！你们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江湖道上朋友，走在天边上，也得用本来面目。我请示尊驾，我到凤尾帮践约赴会，是好朋友的行为，尊驾竟用这种阴险手段，要把我等折在中途，这实在有点不够朋友。我要领教舵主您的万儿？”那中年的汉子道：“官河官路，各走各的；黑夜行路，各凭各的本领。船没撞上，你就仗着有两手功夫，任意的卖弄；朋友你欺负我们这种老实买卖商人，只怕这趟线上有不叫你欺负的。相好的，你还不下船等什么？”

这个中年汉子的话未落声，那个少年猛的往前一上步，喝了声：“下去！”话到人到，身随掌走，竟用的是“黑虎伸腰”，双掌向鹰爪王撞来。这一手掌势非常重，非常快！鹰爪王一声冷笑道：“来得好！”身形连动也不

动，容掌风已沾到身上，倏的用了手“倒翻金蛟剪”，双掌往这少年的腕上一搭，往外一荡，给拨的少年两臂齐张，鹰爪王双手骈食中二指，分向这少年的“三里穴”上点了点手。就这样，少年的两只胳膊，垂下去，不能转动。

这时那中年壮汉倏从侧面袭到，突喝声：“你还敢伤人？”随着一个“进步崩拳”，向这位淮阳派领袖打过来。鹰爪王已点伤了那少年，见那中年汉子从侧面船舷进招；鹰爪王顺势往右滑半步，“金雕展翅”右掌只用了四成力。“砰”的击在少年的“万盖穴”上，少年仰身倒去。左掌随着往外一展之势，正点到中年汉的“灵台穴”上，指尖堪堪戳上。这匪徒竟识得厉害，准知道封闭全来不及了，猛然往后一仰身；用小巧的功夫，用了手铁板桥，全身往后一倒，身形一跃，扑通的滚下船去。这一手倒真是出其不意，只见水花一翻竟从水中冒上来，踩着水露出肩头。鹰爪王方要用话讥诮，只听那匪徒道：“相好的，有本事，跟你舵主水里比画，你还下不来凉快凉快等什么？”鹰爪王知道匪徒不怀好意，猛然一扬手道：“你先尝这个。”匪徒疑是暗器，往下一沉，立刻不见踪迹。这时鹰爪王一下腰，把那少年匪徒便拦腰挟起，一耸身，竟从这只船上跃上了渔船。这时，那三只贼船中有两只全有水手出来，用桨荡着，掉转船头要往下游走，只那只匪首所用的船此时好似无人主持，竟在江心转动。

当时鹰爪王挟着匪徒，飞登自己这只渔船，向船家招呼道：“赶紧扯足了风篷往前赶路。”管船的见鹰爪王竟具这么好身手，自己这才死心塌地的把全船的生命财产付与了鹰爪王。这时甘忠、甘孝把这少年匪徒捆上，向师傅请示怎样安置他？这时船已走开，鹰爪王道：“就把他放在船头。这种无名小卒，在凤尾帮中，也不过是一名不足轻重的小辈，船拢岸时，把他瓢摘了祭龙王就得啦！”那匪徒一听竟拿他当做小卒，本来少年性情最怕人看不起他，遂厉声说道：“瞎了眼的匹夫，你拿我混江龙崔伦当做什么人？这怨你崔舵主把你看的太轻了，一撒招栽在你手里，杀剐存留，任凭于你。”

鹰爪王听出这匪徒的身份，这才安了心。自己只怕他是一名小卒，

自己这一船七人，就真个危险了。他是凤尾帮一家舵主，在他本帮已有身份地位，只要拿他作要挟，正可以借以保全全船的安危。遂冷然说道：“朋友，这一说你在凤尾帮也掌着一舵了。朋友，我们有言在先，我看你们同伙弟兄，还要暗算我。朋友，你的死活可全在你自己同伙弟兄的义气了。他们只要再来暗算我，只有拿朋友你开刀了。”

说到这，令甘忠、甘孝弟兄两个用刀监视着这帮匪混江龙崔伦，并嘱咐弟兄两个不要被他滚到江里去，水中尚有他的党羽潜跟着。甘忠、甘孝答应着，夏侯英提刀警戒后梢，这只渔船把风篷扯足，寂静的江面上，别无船只来往，任意飞驰。不一时，走出约有里许，回头看了看，那三只匪船全落后老远的，影影绰绰，只看见三个黑点，慢慢移动。鹰爪王想到匪徒从水中逃去，若想动手，必早已发动；就是水性好，也不能跟这种小船一样快。看情形大约匪党因为追赶不上渔船，只得罢了。

这时船走在一个港湾子，形势愈发荒凉险恶。江面也窄了，两边全是一望无际的苇塘。这种地方正是绿林豪强出没之地，鹰爪王嘱咐小弟兄要小心戒备。正往前走，突然从迎面又现出两只风船，并没扯风篷；每船上六名水手，两边船舷，一边三把轻桨，船走的还是照样轻快。赶到来到了切近，两只船竟自并行。这一来港湾子又窄，三只船若是并排着，就得着意的躲闪了。可是这两只船竟渐渐的停桨不前，这边船上才要招呼叫他让路，突听得东岸上“吱吱”的连响了两声呼哨。鹰爪王立刻吩咐赶紧抛锚，船家把船停住。突见从东岸的苇塘嗖嗖蹿出两个夜行人，兔起鹘落的已到了对面的船上。两个夜行人身形站稳，左首的夜行人发话道：“来船别想走了，咱们就在这儿算算账吧！”在这夜行人发话的工夫，见两船后舷一带，“哗啦哗啦”一阵水响，恍惚似有两三个下水的。鹰爪王立即走向船头说道：“道上的朋友，你拦路邀劫，究竟是打算怎样？王某不才，朋友你赐教吧！”那夜行人道：“你来到这条线上，仗着有几手功夫，竟自毁损我们船只、扣留我们弟兄。你趁早把人先交出来，还许叫你多活几时；你只要说个不字，管叫你后悔不及。”鹰爪王道：“我王道隆此来，会的是成名露脸的英雄，你们这群无名小卒，敢捋虎

鬚，不过自取其辱！”刚说到这，突然船旁水声一响，两边水中各现出一人，手攀船舷招呼道：“老头儿，别这么张狂！你有本事，下来跟爷们比画比画，这里凉快。”鹰爪王见果不出所料，匪徒们这是成心想折自己一下子，立刻怒焰陡炽，一声断喝道：“鼠辈倚仗着你们识些水性，竟敢这么藐视老夫。你们还不给我退去，老夫可要无礼了。”鹰爪王话没落声，甘忠、甘孝喝了声：“着打！”一边是三棱镖，一边是袖箭，声发暗器到。两个水寇往下一坐水，沉入水底。跟着六尺外水花又一翻，两个水寇又从水中冒出来，招呼道：“好小子，你用暗器伤人，二太爷是没法子叫你们喝点汤，二太爷们就枉在江湖道上立足了。”鹰爪王厉声说道：“好，有本事你尽管施为。”说到这一俯身，把那被擒的少年混江龙崔伦抓起来，向水中时隐时现的两水寇道：“鼠辈！你们的诡计，老夫尽知，不过是想毁掉我这只渔船。你们敢动我这渔船一指，我先把你们这位崔舵主劈了，拿他这条命换我这只渔船，怨不得王某手狠心毒了。”果然那两名水寇不敢立刻下手。对面的船这时相隔有两丈余远，站在船头的两名匪首，见对手的船竟用本帮的崔舵主作为要挟，使自己计不得逞。

左首匪徒见鹰爪王有恃无恐的情形，遂向右首船上的同道一商量，竟要假手敌人，除了崔伦。因他是本帮新进的弟兄，论资望够不上掌舵，恃有总舵上的奥援，竟被派掌西路巡江舵主。小人得志，素日这种气焰冲天，傲视同道，实令本帮资望老的弟兄们敢怒而不敢言。此时船上这两个夜行人，全是巡江西路舵主，两人商量，要乘机会公报私仇，就想不管这崔伦的死活。向水中的两寇说道：“并肩子，动手吧！崔舵主是本帮的铁铮铮的英雄，死生绝没介意，先把他们翻到龙窝里再说。”跟着又回头向自己船上招呼了声：“凡是通水性的，全抄家伙下水。”

这一招呼，立刻“扑通扑通”一连跳下五个去，水花四溅，全扑了鹰爪王这船。鹰爪王一看这种情形，不伤人不行了，遂向甘忠、甘孝招呼了声：“帮助船家把船往岸旁靠，告诉船家，船糟践了，我们赔偿。”就在说话吩咐说当儿，本船上水手嚷道：“坏了，匪徒已动手破坏船底，这只船要完！”鹰爪王哈哈一笑道：“大胆匪徒，欺我太甚。”随手把这崔匪往

起一举道：“朋友，我王道隆并无杀你之心，只是你们同党不能相容，把你的死生置之不顾，王某焉能再容你逃出手去？”说到这，要把这崔匪投向匪船摔死。就在这危机一发之时，突见从下游水面上，如同一只巨鱼似的，如飞驶来，其行如箭，转瞬间已到了匪船后两三丈远。近见是一条梭形巡艇，上面有人高叫着：“有淮阳派的人，赶紧答话，幸勿自误。”

在呼喊声中，那梭艇上突的飞起一条黑影，往左首这只匪船上一落；一腾身蹿到舱顶子上，又高声断喝道：“有帮主谕令西路十二巡江舵主，淮上清风堡主践约赴会，所经各处伏桩暗卡，不得任意的拦劫淮阳领袖清风堡主。有违帮主之令者，即以违反帮规论。”船上的两个匪徒全一斜身，向舱顶的来人，弯背躬身，极为恭谨。这时鹰爪王也因为来人的话声，把那崔匪放下，未下毒手。这时舱中已被水贼从水底凿漏，水手们忙着堵塞。幸而这时帮主的命令已到，船上的匪首，一面打着呼哨，一面令手下党羽下水，阻止水中匪党不得再毁敌船。这时鹰爪王丁字步一站，拂髯挺立船头，静观敌船的动静。

这时对面舱顶子上的匪徒飘身落在船头，向这边抱拳拱手道：“淮上清风堡主请了。在下名叫玉面仙猿谭永寿，奉敝帮武帮主之命，特来迎驾。请王大侠赶紧降临敝舵，武帮主已经虔候多时了。这里有名帖一纸，请老侠客过目。”说到这，往后退了一步，往前一赶步，脚点船板，飞身蹿上了渔船。鹰爪王绝不闪避，故作迎接，双掌暗把门户封住，一掌应敌，一掌护身。赶到这帮匪往船头一落，那身形轻飘飘恰如飞絮飘丝。身形站稳，来人右手往左手背上一搭，向鹰爪王道：“在下奉敝帮帮主之命，前来迎驾，现有名帖一纸，谨代呈递。十二连环坞自武帮主以下，全恭候驾临。王大侠所擒我们同道，能否赐还，绝不相强。在下得回舵交令，还望王大侠立刻示下！”鹰爪王随手把来人举着的名帖接过来，不暇细看，向来人道：“王某绝不作赶尽杀绝的举动，只为实逼此处，不得不然。朋友你既肯以礼相待，我焉能不尽江湖之谊。这位弟兄，请尊驾带回，至于此次开罪于贵帮同道之处，是非由谁而起，朋友你一问即明。”说到这，伸手把这崔匪的绑绳解开。崔匪立刻挺身站起，活了活手脚，向

鹰爪王道：“我们今夜之事，绝不敢忘！我们帮主已有令到，暂时罢手，后会有期。”说到这，提身一纵，蹿上自己船去。这位传令的帮匪也向鹰爪王一拱手道：“十二连环坞，恭候驾临，在下告辞了。”话声一落，一个“怪蟒翻身”，身势往下一纵，左掌从右臂弯里往外一穿，身随掌走，并不往高处纵，身势蹿出去。走的一条直线，往他们船上一落，脚尖撩起船板。

鹰爪王见这玉面仙猿谭永寿用的竟是“龙形穿手掌”，这是八卦游身掌中的上乘功夫，凤尾帮中居然有这种武林罕见的高手。此人业已自报姓名，自己竟不认识他是哪路绿林道的门下，实觉着有点输眼。这时，帮匪往船上一落，在船上等候的匪众往前凑过去，看情形对此人颇为恭谨，没想到此人竟说了声：“毋得多言，速归本舵。”跟着纵上梭形小船，鼓桨如飞而去。

再看水中的匪党，全相继登船，掉转船头，向来路驶去。一刹那，帮匪的人船尽渺，只剩得荒江寂寂，自己这一支渔船容与中流。

第四十二回 江干小憩夏侯英大闹望江楼

在汹涌险浪中，鹰爪王凭一身绝技退了帮匪，可是把船家已惊得胆裂魂飞！那管船的和水手们已吓得全藏在后舱，此时见匪船已走，大致也听出暂时可以算脱险了，才敢相继出舱。管船的同鹰爪王招呼道：“老爷子，您老这么照顾我们，我们实在无福消受！一个运气不济，就许连命搭上。老爷子，前途还有波折没有？老爷子别再冒险了。”鹰爪王正色道：“管船的，不要抱怨，事出意外，谁敢预料。不要害怕了，前途没有一点事。我绝不叫你们跟着白担惊害怕，我要另外给你们一笔钱，备酒压惊。就连修补船底，耽误买卖，全由我包赔，这总行了？”管船的一边搭讪着，一边随着鹰爪王走进舱来。夏侯英已把熄灭的灯烛重行点上。鹰爪王只把手中的柬帖一瞥，上面只是一行核桃大的字是：“武维扬薰沐载拜”。鹰爪王随手把红柬帖揣到怀内。

管船的却问道：“敢问爷台，跟这群水贼可是早就有仇，还是无意中看出他们全是匪人，要捉住他们到官领赏呢？”鹰爪王微把头摇了摇头道：“管船的，事已过去，你无须打听了。打听这种事，于你没有一点益处。你去督率着水手们，赶紧到雁荡山吧！”管船的见客人不肯说，自己哪敢再问，遂退出舱来。这时甘忠、甘孝和夏侯英凑到堡主面前，计议下船后入手的办法。鹰爪王一一嘱咐了一番，在舱中歇息了会儿；水手们又给烧了水来，爷儿四个吃茶净面，精神振起。

鹰爪王出得舱来，往江面上一看，只见水面上起了一层薄雾，仰望天空，东方已微现曙光。工夫不大，天空一片片白云，停在空中，好像一片片的鱼鳞；又走出里许，天已大亮，东方天空涌起一片红云，灿烂如锦。这时一看江面上，顿显着不似夜来那种死气沉沉荒凉的景色。远远望去，沿着东岸一望无际的农田，宿露未消，一行行的桑林，枝条桑叶上全挂着露珠；再往前走有那一队队的渔船，冒着轻烟薄雾，已散布江面上撒网捕鱼。沿岸不时也见着乡农的竹篱茅屋，又转过一个港湾。管船的用手一指，招呼道：“爷台您看，那就是北雁荡山了。”师徒四人顺着管船的手指处一看，见远远的一座迷濛的山影，有雾气裹着看不真切。鹰爪王道：“管船的看是看见了，大约最近也还有十几里吧？”管船的道：“还多，我算着总有二三十里，这就叫望山跑死马。”鹰爪王点点头。

不一刻，旭日东升，晨光照眼，江面上清波奔放；衬着那江岸上的碧绿的田畴树木，美景无边。江上船只来往的渐多，到了辰牌时候，已到了雁荡山东山下一处港口。见这一带好个繁华的码头，沿着码头一带，停泊着大小的船只。有商船，也有渔船，不下百余艘。岸上人声嘈杂，凌乱异常。这时船家把船靠了岸，鹰爪王付了船价，加倍的补偿船家的损失，船家水手全十分感谢。

鹰爪王率领三个少年弟子到了岸上，只见这里商贾辐辏熙来攘往。这里地名是天然港，敢情还不是分水关。这位淮上清风堡主徐步入街头，向街上一察看时，只见这一带多是丝棉稻米的商肆，地方上殷富可见一斑。鹰爪王遂率着甘忠、甘孝、夏侯英走进街来。这师徒四人，彻夜的与匪周旋，饥渴交并。鹰爪王向夏侯英等道：“我们找个饭馆进些饮食，回头再探听道路。”小弟兄们正合心意。走了不远，这镇甸的街西正有一座酒楼，字号是“望江楼”，前面临街，是五间门面。这一带的酒楼全是茶酒两卖，临街的一溜竹宙全支起；有几个座头全是吃早茶的，因为时候尚早，里面没有多少客座。鹰爪王遂走进了望江楼，堂倌迎着问爷台是吃茶吃酒。鹰爪王道：“我们茶饭全得在你们这儿用。”堂倌见有油水可揩，立刻笑脸相迎的说道：“爷台们请上楼吧！上面又凉爽又清静。”

这爷四个遂随着堂倌腾腾的上了楼。鹰爪王一看楼上果然雅致凉爽，见北山墙窗子也支起，隔窗一望，直看到港口江面，果然名副其实。这爷四个，遂在北窗口的座头坐下，先叫堂倌泡上茶来，师徒四人饮茶小憩。这楼上除了鹰爪王，靠临街的窗前只有两个吃酒的客人。这爷四个叫堂倌给配了几样酒饭菜，鹰爪王自己要了一壶本省名产的陈年花雕，赏览着天然港江边的风景，浅斟低酌，把一夜的劳累全忘了。

小弟兄们当着堡主不敢动酒，那夏侯英却是嗜酒如命；看着堡主喝这种美酒，馋涎欲滴，哪敢妄动？自己实在忍不住，站起来，说是到下面去方便。自己下得楼来，把堂倌叫到一旁低低说道：“伙计，你们这里酒真好，只是在楼上馋的我干急不到口。你快给我来两壶，我过过瘾，别叫那位老爷子知道了。我这位师傅规矩大，不准我们喝酒。”伙计笑道：“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们酒好，气味也特别的大；你偷吃了酒，倘若叫你们老师傅知道了，我们要先落通同作弊之嫌。”夏侯英着急道：“伙计，我这人历来不会说假话，所以把实情告诉你，这倒把你吓住了。你是卖的，我是买的，顶厉害了我不过招我们老师傅骂一顿，难道还有你们什么关系么？”堂倌见夏侯英这种馋涎欲滴的情形，遂含笑道：“爷台别着急，我们有酒难道还怕不卖么？只要别叫我们落了包涵就成。”随即拿了两壶花雕。夏侯英尽自在楼下耽搁，也不用酒杯，一扬脖，“咕噜咕噜”的，一气儿就是一壶酒喝了下去，连配菜也没有，还连说好酒。跟着把第二壶酒也喝下去，还叫伙计再给拿两壶来。堂倌道：“爷台，你老别喝着不觉怎样，我们这种陈年花雕，酒性柔和，赶到行开了，比北方的老白干还厉害。爷台虽是量大，太多了酒力一行开，叫老师傅看见就不合适了。”夏侯英此时酒一入肚，立刻把堡主的规诫全忘了，非逼着堂倌去取酒。当时堂倌见他不肯听劝，也不便过于拦阻，遂又给拿了一壶来。夏侯英立刻把这壶酒也喝了下去，自己赶紧漱了漱口，重又上楼。试想三壶好酒，到了肚子里，就是酒量大的也不成；脸已挂了酒气，哪会搪的过鹰爪王的眼去。鹰爪王因为身在客边，不能过事苛责，并且这好酒贪杯，在江湖侠义道中，并非禁忌。不过因为饮多了能乱性，容易耽误大事，所以

对少年人多列为禁忌。可是就是犯了，也不至于就不饶恕。鹰爪王见夏侯英似已偷偷饮了酒，自己若是故作看不出来，让甘忠、甘孝看着，定然疑心我是故意偏心袒护纵容他，遂向夏侯英道：“你是最好杯中物，我久有耳闻。今日破例，在这里叫你畅饮几杯，只不准你偷偷去买酒吃。”夏侯英不由脸一红，自己心虚，不敢再说假话掩饰，只来个不作声。堡主怎么说怎么听着，自己说了句：“谢堡主的厚意。”一边说着，自己拿起酒壶，给师傅满上了一杯，自己也斟了一杯，立刻陪着堡主对饮起来。

这时忽的楼梯一阵响，从下面上来一个客人，有堂倌在后跟随着，口中说道：“老先生您怎么还上楼？我们掌柜的有话，不准在有饭座的时候兜生意，谁别成心搅和谁。”在这话声中，这人已上了楼。鹰爪王一看上来的人，敢情是一个江湖相士，很是相貌不俗。年约五旬，长衫便履，两眼神光十足；手里拿着一个布招牌，上写：“善相天下士，妙手可回春。”这两行字，全有碗口大，口气太大了。两边有两行小字，写的是：“鄙人曾得异人传授，善相人一生吉凶祸福、过去未来，兼治一切疑难杂症。”这相士手中拿着两块简板，鹰爪王明白在江南道上这叫“踏青子，斩盘带推包”。术语是串茶馆、相面带治病，四大江湖之一。这位相士站在楼口，沉着面色向堂倌说道：“那么你们这里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卖茶卖酒？你这种眼皮子薄、势利眼，你怎么就看出我是兜生意，不是照顾你的财神爷？难道你这望江楼的酒馆的人还有分别？像我们这路人就不卖么？”堂倌忙答道：“您老先生别挑眼，您老先生这种挑着招牌进来，我们不能不往您是做生意上想。再说我们这里每天从早到晚总有几位进来兜生意，这总不算我们当伙计的眼皮薄、势利眼。你进来，坐下喝一碗茶，我们得拿您当财神爷，您是吃茶、吃酒？吃茶请到楼下，吃酒您在这里随意拣座头吧！”这位相士郎中遂在这临街的窗下落了座。这相士把布招牌往窗口一立，要酒要菜，对于饮食、菜肴十分讲究，绝不像江湖术士寒贱情形，很有大方不拘的气派。这位鹰爪王看到这术士的两眼神光奕奕，内功定筑根基；此人借着术士隐去本来面目，只是只能瞒那平常人，焉能逃得开自己眼下。这时那术士忽的把桌子一拍，“砰”的一声，跟